

23

朱子全書

卷二三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3 DIVINITY AVENUE

OCT 17 1907

T1237/83(23)C.2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gift of Spence
OCT 17 1987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五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論學附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閒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以下論文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朱子全書卷六十五 論文

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古賦雖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

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先生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陳仲蔚問韓文締義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皐陶爲帝。又尊老子爲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

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

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不似司馬遷。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閒。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脩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旣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閒被物慾激

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閒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

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尙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

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鬪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

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

朱子全集卷之二十五
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會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

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

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

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翫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因論南豐尙解使一二字。歐蘇

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傳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作詩亦然。

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間。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

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

以上語類
四十條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

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

答曾

景建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某者。某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

今足下之辭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問里閒。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

答林巒

某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爲貴。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巒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卽

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跋余巖起集。以上文集三條。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以下論詩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

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

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

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

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

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

先子集卷之五
三
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白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

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三篇合爲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

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畧見一二爾。曼卿習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桑麻不擾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一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信叔詩也。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

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

云云。

所以嵇中散。至

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汎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汎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
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
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
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
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
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
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
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鬧。如何見得。

以上語類
十七條

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
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閒
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
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
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
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
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
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

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答鞏仲至

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

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閒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楊宋卿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希。銀甲

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
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棲棲牆東客。
亦抱凌雲才。○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
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
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
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派。而已稍
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
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
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化。

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
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
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
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
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
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
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
也哉。跋病翁先生詩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

也哉。

跋病翁先生詩

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

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謝成之。以
上文集四條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

自流出。以下
字學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卯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

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玉篇。偏旁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卽動容周旋中禮。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是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俱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

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
然。以上語類八條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耿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

方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為

弗。又或轉而為否。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為苦。走為祖

者。皆合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偶讀謾記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

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

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

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

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

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

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

深者得之。跋歐陽文忠公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

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

其孰爲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與。跋東坡帖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跋米元章帖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

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跋朱喻二公法帖

以上文集六條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

爲已。以下科舉之學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

志。若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脩舉業。

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

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

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

覓薦無所不至。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閒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譚兄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槩括以至理。

以上語類九條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

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

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
胷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
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
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答宋
澤之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
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
了此。然後及彼也。答宋
深之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
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

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
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
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
有決也。答龔
伯著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
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
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
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
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

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答陳庸仲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二君子

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

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

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

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某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某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

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

義後

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

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閒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贗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

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下論醫學。○跋郭長陽醫書

予嘗病世之為論者。皆以為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送夏醫序。○以上文集八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六

賦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驚陟李氏之崇岡。地名李氏家山。揆厥號之所繇。得頽

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陳舜

山記云。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為江

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

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

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

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

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

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

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

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

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

謹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

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

年。以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學。榮鄉校也。

迨繼照於咸平。又增脩而罔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

年。勅重脩。又塑宣聖

十哲之象。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

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

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廬山記。熙寧中作。夫既啟余以堂壇。已云鞠為茂草矣。

友又訂余以冊書。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客楊

之子澄。亦哀。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撫。亦

集故實來寄。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蹙

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

何屹厦屋之渠渠。

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

山葱瓏而遶舍。水

汨瀲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羗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聽之爲娛。實覬宮牆

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

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

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

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萃萼。枝相樛兮。彼藏以脩。息且

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

指故山以爲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

抑重異於旣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旣還歸兮。

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聞蓬戶其無人。披

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喀掩卷以忘言兮。納

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

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

豫兮仰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嫜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爲綬兮。佩明月而爲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某之所作也。某旣爲太守張侯。杖紀其新宮

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於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爲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仰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祐。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灘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

卷之六 詞

卷之六 詞

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宫兮一慨。越宇宙兮無鄰。無鄰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立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琴操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

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余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旣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闕。又爲一闕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老人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

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
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山中虎豹
晝嗥。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
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歲云暮矣將焉求。
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溟濛。下有寒棲老翁。木食澗
飲迷春冬。此閒此樂優游渺何窮。我愛陽林春葩

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煙悄。青葱徐行發
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
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右反招隱

古詩

遠遊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
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爲壘。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
孰能不憚遠。爲我遊其方。爲子奉尊酒。擊鉢歌慨慷。

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
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
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
願子馳堅車。躡險摧其剛。峩峩旣不支。瑣瑣誰能當。
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卽萬里。超忽凌八荒。
無爲蹙蹙者。終日守空堂。

友人黃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若士有奇操。久厭山林卑。奮衣千里道。已與親友辭。
子行何悠悠。世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光陸離。

幽蘭生前林。擢置白玉墀。不以芳意遠。結根終不移。
願子崇明德。潛躍貴因時。悲風靜夜聽。喬木歲寒姿。
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古意

兔絲附樸檉。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
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爲。
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逝。但惜芳華姿。
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送劉旬甫之池陽省覲六十四丈遂如行在

所上計

雨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離情。
池陽實大藩。佐車屈時英。子行一請覲。上計趨吳京。
良玉懷貞操。芳蘭含遠馨。臨岐一珍重。卽此萬里程。

晨起對雨

晨起候前障。白煙眇林端。雨意方未已。后土何時乾。
倚竹聽蕭瑟。俯澗聞驚湍。景物豈不佳。所嗟歲已闌。
守道無物役。安時且盤桓。翳然陶茲理。貧悴非所歎。

過黃塘嶺

屈曲危塍轉。沈陰山氣昏。蟬聲高樹暗。石瀨淺流喧。
已過黃塘嶺。欲覓桃花源。無爲此留滯。驅馬踰山樊。

宿白芒畬

早發招賢里。夜宿白芒畬。川暝前山雨。風驚澗樹花。
途陸綿異縣。曛黑泊田家。逢人聊問路。猶恨去程賒。

對雨

虛堂一遊矚。驟雨滿空至。的皪散方塘。冥濛結雲氣。
勢逐風威亂。望窮山景翳。煙靄集林端。蒼茫欲無際。
涼氣襲輕裾。炎氛起秋思。對此景淒淒。還增冲澹意。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棲。高齋絕羣想。
此時鄰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卽事偶賦

白煙竟日起。雨晦蒼山深。老菊不復妍。丹楓滿高林。
抱病寢齋房。窻戶結愁陰。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煩襟。
人生亦已勞。世路方崎嶇。且詠招隱作。無爲名跡侵。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閒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

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疎。
窻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
暫渴豈非閒。無論心與跡。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
效官刀筆閒。朱墨手持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
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筮笞。
撫已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臨流石

偃蹇西澗濱。枵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苔綠。
來往定何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疎。翠壁呈清曉。迢遞瀉寒泉。下有深潭悄。
時飄桂葉來。尋源路殊杳。

穿林徑

屈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聲亂。
去去不知疲。幽林自成玩。

十月朔旦懷先隴作

十月氣候變。獨懷霜露悽。僧廬寄楸檟。饋奠失茲時。
竹栢翳陰岡。華林做神扉。汎掃託羣隸。瞻護煩名緇。
封塋諒久安。千里一歔歔。持身慕前烈。銜訓倘在斯。

冬至陰雨

愆陽值歲晏。忽復層陰結。一雨散霏微。千林共騷屑。
端居遺簿領。遠意懷幽潔。曠慮守微痾。殊方感新節。
豈伊田廬念。丘壠心摧折。還登東嶺岡。瞻竚何由歇。
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絕類建劔閒山水佳處也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霧露曉方除。日照川如掌。
行行遵曲岸。水石窮幽賞。地偏寒篠多。澗激淙流響。
祇役未忘倦。心神暫蕭爽。感茲懷故山。何日稅征鞅。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閒。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窻閒。
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
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再得古木

青山一何深。上下盡雲木。中有千歲姿。偃蹇臥寒谷。

明堂不徵材。大匠肯回目。樵斧莫謾尋。從渠媚幽獨。

示諸同志

夏木已云暗。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
端居亦何爲。日夕掩柴荆。靜有絃誦樂。而無塵慮并。
良朋肯顧予。尚有夙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
眷焉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示四弟

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
雨久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六月十五日詣水公菴雨作

雲起欲爲雨。中川分晦明。纔驚橫嶺斷。已覺疎林鳴。
空際旱塵滅。虛堂涼思生。頽簷滴瀝餘。忽作流泉傾。
况此高人居。地偏園景清。芳馨雜悄蒨。俯仰同鮮榮。
我來偶茲適。中懷澹無營。歸路綠泱泱。因之想巖耕。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蘭臯一以悴。蕪穢不能治。
端居念離索。無以遺所思。願言託孤根。歲晏以爲期。

秋夕二首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
庭樹且扶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真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閒。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
琴書寫塵慮。菽水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
懷其人因復賦此以寄意焉

羅浮山下黃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三疊
曲。至今不受蠻烟昏。佳名一旦異凡木。絕豔千古高
名園。却憐冰質不自暖。雖有步障難爲溫。羞同桃李

媚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暉。歸來只有脩竹伴。寂歷自
掩疎籬門。亦知真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一杯
勸汝吾不淺。要汝共保山林鱗。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
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
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閔默還包羞。
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
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輟。

壽母生朝

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
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
庭荒。竈涇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
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
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某前
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
萊母子俱徜徉。

次張彥輔韻

風霜歲云徂。塵事眯雙目。故人書鼎來。照眼一連玉。
把玩不知疲。日宴坐空腹。卷藏什襲秘。寒光夜穿櫛。
嗟予骯髒姿。十駕不能速。丘壑聊自娛。簞瓢亦云足。
君侯湖海士。逸氣謝追逐。胡爲不予鄙。乃肯顧林谷。
高軒緩前期。清夢遶雙竹。起將杜陵句。寫寄玉川屋。
我窮詩未工。最覺貂難續。感君慙懃意。吟苦屢更燭。
羣公饒藻思。裂牋動盈束。歷險正摧輶。爭先俄擊轂。
低回欲引避。悵望曷歸宿。出吻竟無奇。彊顏終自恧。
北風催歲年。兩鬢失新綠。樊生念學稼。曹子悲食粟。

死灰寧復然。寡過良所欲。耿耿自知明。何勞詹尹卜。

次張彥輔賞梅韻

朔風萬里開雲屏。清霜夜墜朝景晴。南枝浩蕩正春
色。凍蘖的皜含空明。花邊偶對青銅鏡。槁項不堪冰
雪映。擁爐獨坐只悲吟。振策出遊舒遠興。暗香何處
時一飄。行行復復值最長條。仰頭欲折渺誰贈。滿意相
思那得邀。極知異縣淹行李。心賞未甘輕付畀。石雄
賦罷不相聞。秀野書來因舉似。兩翁句法爭新奇。畫
出疎影沈寒漪。幽探自出塵境外。勝槩未許兒曹知。

先子集書卷之二十六
古
祇今嚼藥攀條處。他日重來記前度。風臺月觀悄無
言。玉笛冰灘索同賦。嗟予衰懶倦將迎。過眼紛紛無
復情。尚喜疎英窺水白。更憐落片點苔青。興來亂插
飛蓬首。擬向君家醉君酒。酒酣耳熱莫狂歌。布鼓雷
門須縮手。

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爲韻賦詩
某伏讀佳作率爾攀和韻劇思慳無復律呂
笑覽之餘賜以斤斧幸甚

高人山水心。結習自無始。五畝江上園。清陰遍桃李。

一堂聊自娛。三徑亦可喜。試問避俗翁。何如尊賢里。

溫公獨樂園
在尊賢里。

門前車馬客。無非朝大夫。問公獨何事。中歲遽此圖。
長安二三公。髮白形枯臞。隱憂念名節。亦有此樂無。

隱憂念名節。張
大參疏中語。

君侯嗜圖史。插架何其多。徙居三十乘。流汗幾橐駝。
千載誰晤語。端居自絃歌。至哉天下樂。歲月如子何。
西山一何高。雲氣出寒麓。中有無事人。鳴泉遶茅屋。
宴坐今幾何。無以媚幽獨。興至偶成篇。呼兒爲余讀。

我居深山中。茅舍破不補。上見風攪林。下有雲承宇。
聞公落新宮。戶牖不可數。懶惰心力衰。念公亦良苦。
夜吟招隱詩。月落寒泉井。自非千載人。誰與共清景。
散髮心朗寥。凝神味淵永。功名恐相期。富貴非所幸。
仙人空山居。道意妙羣物。度世君則然。脩身吾豈不。
飛行仰雲路。趺坐探理窟。獨夜扣星壇。清齋具簪笏。
青山背夕陽。茲景公所愛。虛堂日落時。遷坐一解帶。
嵐分疑有處。鳥度知無礙。須臾暮色來。默默無與會。
端居屏塵慮。萬事付一尊。客來語世故。舉白當浮君。

超搖謝衆甫。樽沓從諸孫。何以自怡悅。窻中見秋雲。
清溪何迢迢。上有千仞山。山中學仙侶。白石爲門關。
丹經苦吟哦。至道窮躋攀。豈知人閒世。風塵縈九寰。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朝霜逼凋梅。夕露忽團菊。百年風雨過。宜笑不宜哭。
口川失自防。心兵幾回觸。年來身老大。甘此跨下辱。
永謝五鼎烹。聊寄一瓢足。雖慙龍蟠泥。肯羨鶯出谷。
適意超混茫。放情遺結束。俯仰天壤間。靜勝惟我獨。
蒼蒼有心栢。落落無瑕玉。年紀尙無聞。頭顱豈須卜。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
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
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
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
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
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
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
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

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立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燠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剛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程子晚居
龍門之南。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綱。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早早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叙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立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
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芴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
風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
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
朋來卽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
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脩。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
茂實二友適自昭武來集相與汎舟九曲周
覽巖壑之勝而還機仲景仁唱酬迭作謂僕
亦不可以無言也衰病懶廢那復有此勉出
數語以塞嘉貺不足爲外人道也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
集。應笑磨螿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楓葉赤搖
寒烟。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巖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
二三子。天畀此段非徒然。梁郎季子山澤臞。傅伯爰

益瀛洲仙相逢相得要疆附。却恨馬腹勞長鞭。黃華未和白雪句。畫舸且共清冷川。回船罷酒三太息。百歲誰復來通泉。景仁數日。屢誦此句。盈虛有數豈終極。爲君出此窮愁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蠹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烟。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

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

暇陪仙仙。

兩年罷詩止酒故云。

功名况乃身外事。我馬硨兀甘

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

謂詩傳。

鑒古亦會朝宗川。

謂綱目。

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閒日共賦春容篇。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敬夫韻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峯高。羣山畏突兀。犇走如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無十牒。一掣了六鼇。遄歸青蓮宮。坐對白玉豪。

重閣一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山水心。真作貨食饕。
明朝更清澈。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如干蝟毛。
嬉遊亦何益。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還字
我行得佳友。勝日尋名山。春山旣妍秀。清溪亦潺湲。
行行造禪扉。小憩腰脚頑。窮探意未已。理策重躋攀。
入谷翳蒙密。俯澗隨泓灣。誰將百尺綃。掛此長林閒。
雄聲殷地厚。洪源瀉天慳。偉哉奇特觀。償此一日閒。
所恨境過清。悄愴暮當還。顧步三歎息。人生何苦艱。

彥集圭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
爲韻某分得飽字醉中走筆奉呈

奔趨名利場。禍福急相絞。夜窻一反側。膚垢紛兩爪。
豈知親朋集。晚食聊一飽。心期共悠悠。文字各稍稍。
華燭旣屢更。詩腸亦頻攪。寒更儘渠深。孤諷寧至卯。

奉和公濟兄留周賓之句

丙申九日

端居感時序。駕言誰適從。聊攜二三子。杖屨此日同。
悠哉素心人。宴坐空巖中。真成三秋別。夢想情何窮。
行行陟崇岡。引脰希高風。忽然兩相值。俯仰迷西東。

鱸堂偶休閒。鷄黍聊從容。不辭腰脚勞。共上西南峯。
佩萸笑長房。把菊追陶公。遐觀衆山迴。一酌千慮融。
興罷復來歸。杳靄秋堂空。窺樽訖餘瀝。倚閣聞疎鐘。
主人意未闌。驪駒匆匆忽。

游百丈山以徙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雲字
執熱倦煩跼。駕言起宵分。隨川踏曉月。度嶺披朝雲。
攀緣白石梯。拂拭蒼蘚紋。噴薄驚快覲。琮瑋喜先聞。
奇哉此精廬。眇然隔塵氛。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羣。
永日坐清樾。短章策奇勳。慨然念疇昔。聯裾已荒墳。

中路忘磬折。寸心謾絲焚。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
茲遊獲重尋。十載心氛氲。他年訪舊躅。山靈莫移文。

游蘆峯分韻得盡字

蘆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招引。
須臾出蒙密。矯首眺無畛。已謂極崢嶸。仰視猶隱嶙。
新齋小休憩。餘力更勉黽。東峰切霄漢。首夏正淒緊。
杖策同攀躋。極目散幽窘。萬里俯連環。千重瞰孤隼。
因知平生懷。未與塵慮泯。歸塗采薇蕨。晚餉雜蔬筍。
笑謂同來人。此願天所允。獨往會淹留。寒棲甘菌蠢。

山阿子慕予。無憂勒回軫。

同丘子服游蘆峯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
得白字

登巖出囂塵。入谷媚泉石。悠然愜幽趣。不覺幾朝夕。
高尋倦豕頂。舊賞歎陳迹。仰慙仙人杖。俯愧謝公屐。
昨日吾弟來。勇往意無斁。今晨蓐食罷。千仞一咫尺。
心期未究竟。眼界已開闢。浮野衆麓青。縈雲兩川白。
須臾互吞吐。變化已今昔。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
平生有孤念。萬里思矯翮。感此復冲然。胡爲尙形役。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舉蘿結茅屋。疏泉下石澗。種樹滿烟谷。
時登北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逶迤。岡巒遠重複。
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游侶。或已在鬼錄。
前年元履同游。暄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
我當卜。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旦賦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軒。亭午息畏景。薄暮登危巒。
峻極踰百磴。縈紆欲千盤。行行遂曛黑。月落天風寒。

羽人候中塗。良朋集林端。問我何所迫。而嘗茲險艱。
疲勞旣云極。飢渴不能言。投裝臥中丘。幸此一室寬。
怒號竟永夕。客枕無時安。旦起闢幽戶。竹樹青檀欒。
驚喜非昔覩。披尋得新觀。淹留十日期。俯仰有餘歡。
寄語後來子。勿辭行路難。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營此幽棲。邈與世相絕。誓將百年身。來守固窮節。
心期苦未遂。歲月一何闊。終然匹夫志。肯遽甘沒沒。
茲晨復登瞰。目盡雲一抹。激烈永嘯餘。朗寥高韻發。

夫君內德備。不學王駘兀。觀心見參倚。出世自英傑。
竭來肯顧我。同去弄雲月。微言得深扣。大句亦孤拔。
多謝警疎慵。未敢歎瞻忽。更問豪釐閒。是同端是別。
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

遊諸兄

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舉觴酌飛泉。
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
仰視但青冥。俯聽驚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
神馳北闕陰。思屬東海壖。丹衷竟莫展。素節空復全。

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爲君結茅屋。歲暮當來還。
醉石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景翠。亦知後騎迫。且復一流憩。
環瞻峰列屏。迴矚泉下漚。永懷仙陸子。久挹浮丘袂。
於今知幾載。故宇日荒廢。空餘醮壇石。香火誰復繼。
更憐韋刺史。五字有真意。虎竹付歸人。悲風起橫吹。
沈吟向絕迹。浩蕩發幽寄。來者知爲誰。念我儻三喟。
簡寂

遊白鹿洞某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

兄并示諸同遊者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
招呼得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
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楊李霸。
炎神撫典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綸言九天下。
規模未云遠。荒蕪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
會當求勅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伏蒙秘閣張丈寵顧下邑。并以長篇爲貺。降
歎之餘。牽勉繼韻。仰求斤削。僭率皇恐。

向來滅迹東山東。閉門不問烏雌雄。門前有路向塵
土。兩足未舉心先慵。當時亦有車馬客。此意欲說嗟
誰同。窮居聊復追仲蔚。駕論何必須劉龔。平生故人
子張子。相思安得長相從。每勞書疏問生死。坐想星
宿羅心胷。幾年持節漢水上。木牛流馬旌旗紅。君王
輟饋思頗牧。外庸且訖來朝宗。因能過我紫霄下。後
乘載得珠簾櫳。蒼顏白髮應笑我。曷不飽臥陶窻風。
開樽鵝池水。清澈下馬醮石烟。空濛須臾路轉山。更
好。摩天巨刃排雙峯。少看銀河忽倒掛。直欲跳下清

冷中。南臨匯澤共指點。縹緲貝闕浮珠宮。公言平日
愛登覽。到此一洗羣山空。坐閒爲我出奇句。不用遠
寄南飛鴻。上言雲泉足奇賞。下歎契闊歡相逢。紛吾
失脚墮世網。乃有此會寧天窮。流光過眼驚昨夢。舊
約回首羞塵容。明朝却上烟艇去。滅沒萬頃追鳧翁。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

在郡城東北十五里。事見記文。

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
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

荒榛適翦除。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
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折桂院黃雲觀

在書院東北五里。院後作亭。取李白黃雲萬里動風色之

句名之。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

門前林澗幽。屋後雲木荒。閒窻亦明潔。著此瑞錦張。

僧房有瑞香花。更能理枯筇。步上林北岡。仰視天宇闊。俯瞰

江流長。卽黃雲觀。受書彼何人。姓字不足詳。竹帛有遺臭。

桂樹徒芬芳。李逢吉嘗讀書此院。去而登第。以故得名。

楞伽院李氏山房

在折桂西十里。李公擇讀書處。有東坡記文詩刻。枯

樹墨跋。

躡石循急礪。穿林度重岡。俛入幽谷邃。仰見奇峯蒼。

李公英妙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

蘇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

兩公不歸來。歲月忽已荒。何用建遺烈。寒泉薦孤芳。

棲賢院三峽橋

在楞伽西五里。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湧湍知幾折。
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

聲雄萬霹靂。勢倒千巒嶂。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
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尙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西澗清淨退菴

在棲賢西三里。劉凝之舊隱。作亭。取黃太史詩語名之。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
聞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閒。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
深尋得遺墟。縛屋臨清灣。坐睨寒木杪。飛泉闕雲關。
茲遊非昔遊。累解身復閒。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諼。
解印後。與友生遊集。徘徊久之。

臥龍菴武侯祠

在西澗西三里。

空山龍臥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
我來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
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
公來識此意。顧步慄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萬杉寺

在臥龍西十里。

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慶雲寺。想像昭陵時。
門前杉徑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凌寒姿。
當年雨露恩。千載有餘滋。匠石不敢睨。孤標儼相持。
寺前後杉萬本。皆天聖中植。有旨禁翦伐者。更啟石室藏。仰瞻天象垂。願

以清淨化。永爲太平基。

寺藏仁祖御飛白書。有清淨字。

開先漱玉亭

在萬杉西二里。亭舊在橋上。今廢。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

崩騰復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

平生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

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簡寂觀

在開先西五里。陸脩靜所居。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

結交五柳翁。屢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夙心。

晚歲更市朝。故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

脩靜晚爲宋明帝召。至建康。卒於崇虛館。

我來千載餘。舊事不可尋。四顧

但絕壁。苦竹寒蕭穆。

相傳竹是脩靜手植。其萌卽所謂甜苦筍。

歸宗寺

在簡寂西十里。

金輪紫霄上。寶界鸞溪邊。往昔王內史。願香有餘烟。

相傳寺是王右軍故宅。

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旣蕩滌。

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

勞農獨勤拳。憐我乖勝踐。裂牋寄真詮。逃禪公勿遠。

且畢區中緣。

是日某以事不得陪杖屨。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在歸宗西五里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况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烟。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酌潺湲。臨風一長歎。亂以歸來篇。

溫湯在醉石南二里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干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秀。衆壑下清美。逮此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燃丹黃燄。爨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帶。萬切付一洗。

當年謝康樂。絃絕今已矣。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

康樂湖中詩云。水碧輟流溫。豈未見此水也耶。

康王谷水簾谷口景德觀。在溫湯西十五里。入谷又十五里。至簾下。

循山西北驚。崎嶇幾經丘。前行荒蹊斷。豁見清溪流。一涉臺殿古。再涉川原幽。縈紆復屢渡。乃得寒巖陬。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噴壑風颼颼。追薪爨絕品。瀹茗澆窮愁。敬酌古陸子。何年復來遊。

陸鴻漸茶經。第此水為天下第一。

落星寺在郡城南湖中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
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游驚蕩磨。
極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復車馬迹。唯聞榜人歌。
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簑。會有滄浪子。鳴絃夜相過。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祇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峯不可覲。碧澗何由尋。
昨朝解印章。結友同窺臨。盡彼巖壑勝。滿茲仁知心。
予以閏月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
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度三峽。窺玉淵。憩西
澗。飲西原。宿臥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
湯泉。宿康王谷。觀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清

之子澄。永嘉張揚卿清叟。潯陽王阮南卿。周頤龜父。
長樂林用中擇之。洛陽趙希漢南紀。會稽陳祖永慶
長。武當邢真卿師忠。溫陵吳兼善仲達。廬陵許子春
景陽。新安胡莘尹仲。建安王朝春卿。長樂余隅占之。
陳士直彥忠。黃榦季直。臨淮張彥
先致遠。會稽僧志南明老。俱行。窺臨事若何。請從

圓通說。逶迤山門路。悄禱脩篁列。溪仍侯家名。屋是

孱王設。何救黍離歌。喟焉傷覆轍。圓通寺地名侯溪。本侯氏所居。李後

主取以爲寺。無他奇。但行逢石門雨。解驂寒澗東。朝

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躋錦繡谷。俯仰春冥濛。懸泉忽淙琤。雜樹紛青紅。屢

憩小亭古。幽探思無窮。石門澗正在天池山下。有小

者。來日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橋。是夕宿所謂廣福菴竦身長林端。策足

層崖表。仰瞻空界闊。俯歎塵寰小。天池西欽峯。佛手

東窈窕。杖屨往復來。憑軒瞰歸鳥。盡錦繡谷登山稍高。無復林木。坡陀

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峯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東過佛手巖石室。嵌空中。有井泉。僧緣崖結架以居。下

臨錦繡谷。又有石榻。名遠公講經臺。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

地湧。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

地靈。發見隨天機。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

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

深尋兩林間。清波貫華屋。蓮社有遺蹤。草堂非舊築。

脩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記經行。深慙後人讀。

五日下山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駛橫

貫其間。皆自方丈前廊廡下過。他處所無有也。白蓮

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東久廢。近歲復

創數椽。制殊狹陋。然亦非其正處矣。是日題名。屬寺

僧刻於咸通。莊田記石。行軒復東。驚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

不盡心期幽。夜厭百谷喧。旦失千峰稠。出門有遺恨。

回首空綢繆。晚至太平興國宮。唐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卿。載酒肴與鄉人游。應和

歐景文及其諸生。二十餘人皆至。山水誠乃奇。云誰究終始。曇遠亦

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安采獲。誣諂共恢詭。百世踵

謬訛。彝倫日頽圯。東林慧遠雜取孔老之言。以附佛學。嘗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唐明皇

以茲遊覽富。翻令懷抱傷。誰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
乾坤有真心。日月垂休光。茫茫宇宙內。此柄孰主張。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惟四壁。
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巾几傍。
先生寂無言。賤子弟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明晨江磯寺。尊酒聊對設。孰是十日遊。遽成千里別。英僚樹嘉政。素友厲孤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

明月。七日薛洪持志。王仲傑之才。攜酒自南康來。飲罷。與張陳趙南還軍。子澄許張歸廬陵。南卿龜父還家。擇之之湖南。予與王余陳黃東度湖口而歸。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公父教授壽翁知丞載酒爲別而元禮景嵩子木擇之廷老考叔舜民諸賢相與同舟乘便風頃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因以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分韻某得星字醉中別去乃得數語略紀一時之勝云

掛帆望烟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得停。

離樽枉羣賢。濁醪愧先傾。二公厨船未至。先飲舟中餘尊。談笑不知遠。但覺江流清。江水。上流接建劍溪。潮所不及。水益清駛。獵獵甘蔗洲。茫茫白沙汀。斯須復回首。祇有遙山青。甘蔗白沙兩地名。相去十許里。頃刻而過。野色一以暝。川光晶孤明。中流漾華月。極浦涵疎星。酒酣客散歸。茫然獨宵征。起視天宇闊。此身一浮萍。難追五湖遊。未願三閭醒。且詠招隱作。孤舟轉岭嶼。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沿沂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渙。

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上有蒼石屏。百仞

聳雄觀。嶄巖露垠堦。突兀倚霄漢。此峯夷上削下。拔地峭立。如方屋帽。

按舊圖名大隱屏。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閱千載。逮

此開一日。峯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脩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迹。乾道已

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疇曩志。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

莽喜誅鉏。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

右矗奇峯。躊躇極佳翫。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

以來。視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昇峯。右有鍾模三教等石。

極為雄勝。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

相喚。山多獼猴。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皆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 井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翫。而四隕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

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遶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卽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

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

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椶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曰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

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尙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爲留行。無勞具鷄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栖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轟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游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景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烟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歌聲。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雪擁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

嶺水南流。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今朝
先到柴門。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篔簹。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
夸。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
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沽酒聊從容。手種猴桃
垂架綠。養得鷓鴣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
家買猪肉。

律詩

贈仰上人

澗谷秋雲曉。飄飄無定姿。氛氲升遠樹。凌亂起寒颼。
雨罷成孤鶴。天高逐散絲。上人歸別嶺。心迹但如斯。

喜晴

衝颼動高柳。淥水澹微波。日照秋空淨。雨餘寒草多。
放懷遺簿領。發興託煙蘿。忽念故園日。東阡時一過。

夢山中故人

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千巖

先子全書卷二十六
裏。桂樹無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
綢繆。覺來却是天涯客。簷響潺潺瀉未休。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教授藏書閣

西樓誰與共閒居。茂樹婆娑清晝餘。大隱祇今同一
壑。行吟非昔似三閭。揣摩心事惟黃卷。料理家傳亦
素書。更鑿寒泉供漱石。世紛不擬問焉如。

去歲蒙學古分惠蘭花清賞既歇復以根叢
歸之故畹而學古預有今歲之約近聞頗已
著花輒賦小詩以尋前約幸一笑

秋蘭遞初馥。芳意滿冲襟。想子空齋裏。淒涼楚客心。
夕風生遠思。晨露灑中林。頗憶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祿久棲遲。暫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
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登閣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炎氛。野迴長風入。天秋涼氣分。
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和劉抱一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翛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逕
草。客來聊煮雪畦蔬。開樽細說平生事。信手同繙集
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閒出笑談餘。

再和

久矣投裝返舊墟。不將心事賦閒居。荷鋤帶月朝治
穢。植杖臨風夕挽蔬。三徑猶尋陶令宅。萬籤聊借鄴
侯書。木瓜更得瓊琚報。吟咏從今樂有餘。

送芮國器二首

拄節千山外。勤勞飽所經。一心無適莫。萬口自丹青。

拂拭先賢傳。光輝處士星。活人功更遠。試與問林垌。
紫陌同年舊。青雲得路新。論心端有契。下榻豈辭頻。
話別驚如許。相逢渺未因。期公念經濟。從此上星辰。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聊貽同好二
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沉吟窺老樹。取次折橫枝。
絕艷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棐几冰壺在。梅稍雪蕊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
鼻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穀鯨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感事書懷十六韻

戎馬何年盛。神州遂陸沉。翠華棲浙右。紫塞僅淮陰。
志士憂虞切。朝家預備深。一朝頒細札。三捷便聞音。
授鉞無遺算。沈機識聖心。東西兵合勢。南北怨重尋。
小却奇還勝。窮凶禍所臨。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
殘類隨煨燼。遺黎脫斧砮。戴商仍夙昔。思漢劇謳吟。
共惜山河固。同嗟歲月侵。泉蒼久憔悴。陵栢幸蕭參。
正爾資羣策。何妨試盍簪。折衝須舊袞。出牧仗南金。
衆志非難徇。天休詎可諶。故人司獻納。早晚奉良箴。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於隕涕

追次元韻偶成二篇

誰將健筆寫崖陰。想見當年抱膝吟。緩帶輕裘成昨
夢。遺風餘烈到如今。西山爽氣看猶在。北闕精誠直
自深。故壘近聞新破竹。起公無路祇傷心。右懷寶學
公作。近聞

西兵進取關陝。其
帥卽公舊部曲也。

投紱歸來卧赤城。家山無處不經行。寒巖解榻夢應
好。絕壁題詩語太清。陳迹一朝成寂寞。靈臺千古自
虛明。傳來舊業荒蕪盡。慙愧秋原宿草生。右懷病翁
先生作。翁

領崇道祠官。故
有赤城之句。

壽母生朝三首

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幃。細斟漱灑新春
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龜蓮千歲壽。永令鳧藻一
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所稀。

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鮮。舊痾已向新涼
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塵外光陰那有盡。尊前風月浩
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愧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大荒。久悟客塵無自
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徙居邂逅成嘉遯。捧檄因循愧

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此日奉華觴。

秀野

為憐蘅芷滿芳洲。特地臨江賦遠遊。十畝何妨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真兒戲。須信田園是老謀。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靈丘。

曲池軒

去年種竹長新篁。今歲穿渠過野塘。自喜軒窗無俗韻。亦知草木有真香。林間急雨生愁思。水面微風度晚涼。却厭端居苦無事。凭闌閒理釣絲長。

前村

題下恐當有梅字

玉立寒煙寂寞濱。仙姿瀟灑淨無塵。千林搖落今如許。一樹橫斜獨可人。真與雪霜娛晚景。任從桃柳殿殘春。綠陰青子明年事。眾口驚嗟鼎味新。

次秀野韻五首

史君簾閣對脩筠。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酒酌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皇向上人。祇恐功名相迫逐。不容老子卧漳濱。滿園紅紫已爭新。百轉幽禽亦喚人。蠟屐未妨泥步

先子全集卷之十六
吳
穩。珍叢終恨雨來頻。卧看曉色忻初霽。起約良游醉
好春。却笑當年金谷燕。相隨僕僕望車塵。
惆悵春餘幾日光。從今風雨莫顛狂。急呼我輩穿花
去。未覺詩情與道妨。蘿帶不須吟杜若。角弓聊復賦
甘棠。淋浪坐客休辭醉。飲罷晞身向九陽。
知君久矣厭喧卑。造物尊前喚小兒。一醕未應我側
弁。十分聊爾快翻卮。治中寂寞凝塵日。令尹憂勞退
食時。正好相尋發孤笑。莫教牢落負心期。
當年共翦北山萊。脩竹成陰手自栽。書卷莫教春色

老。柴荆肯爲俗人開。公能顧我傳新句。我欲留公撥
舊醅。悵望南園芳樹底。明年應放小車來。

留秀野劉丈二首

好雨當春過一犁。我公遠憶故園西。孤篷穩轉清灘
急。十里行穿綠樹齊。路熟已欣經霧市。身輕未怕躡
雲梯。諸孫剩欲留公住。細和新詩句指迷。
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逕但荒榛。翦除便覺風煙
好。徙倚還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戀
行塵。勸君更作留連計。同社追遊苦未頻。

又和秀野二首

愁陰一夜轉和風。曉看花枝露彩濃。覓句休教長閉戶。出門聊得試扶筇。物華始信如詩好。春色方知似酒濃。多謝隣翁笑相迓。爲言晴暖更過從。

江臯晴日麗芳華。翠竹疎疎映白沙。路轉忽逢沽酒客。眼明惟見滿園花。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子家。向晚却尋芳草逕。夕陽流水遶村斜。

次秀野詠雪韻

開門驚怪雪交加。亂落橫飛詎有涯。密竹不妨呈勁

節。早梅何處覓殘花。山陰客子須乘興。洛下先生想卧家。病廢盃觴寒至骨。哦詩無復更豪誇。

次秀野暑中二首

劇暑悲難度。清秋喜却回。病隨庚伏盡。尊向晚涼開。臨水看雲去。鈎簾待月來。勝游驚昨夢。曾上鬱蕭臺。

某新自雲谷還家。

絕境人難到。唯堪樂此身。泉吟青玉峽。風度白綸巾。獨往寧無意。長閒未有因。雲山天賜履。吾道豈全貧。

雲谷絕頂。四望雲山。環數百里。

栗熟

樹雜椅桐繼國風。莫教林下長蒿蓬。

種樹法。栗下不得有草木。

期秋實充腸飽。不羨春華轉眼空。病起數升傳藥錄。

本草云。人有脚弱。往栗樹下。啖及數升。遂能起行。

晨興三嚙學仙翁。

蘇黃門詩云。老

去自添腰脚病。仙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

櫻桃浪得銀絲

薦。一笑纔堪發面紅。

銀絲見杜詩。本草云。櫻桃服之。令人美顏色。

山藥

怪來朽壤耀瓊英。小斲頃筐可代耕。豢豹於人儘無分。蹲鳴從此不須生。雪鏡但使身長健。石鼎何妨手

自烹。欲賦玉延無好語。羞論蜂蜜與羊羹。

陳闌齋玉延賦。有蜂蜜羊羹之句。

之句。

假山焚香作煙雲掬水為瀑布二首

平地俄驚紫翠堆。便應題作小飛來。爐熏細度巖姿

出。綫溜遙分壁色開。獨往但憑南郭几。遠遊休翦北

山萊。人言造化無私力。珍重仙翁挽得回。

一簣工夫莫坐談。便教庭際湧千巖。眼中水石今成

趣。物外烟霞舊所耽。泉細寒聲生夜壑。香銷暝靄變

晴嵐。兒童也識幽棲地。共指南山更近南。

檳榔

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囊知有用。茗盃詎能同。
蠲疾收殊效。修真錄異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
本草云。檳榔殺三蟲。柳子罵尸蟲云。擊汝豐都。糜爛縱橫。七非。見真誥。豐都者。六天之一也。

仲縝尊兄對策南宮相顧田舍輒賦小詩攀

餞行李

三徑荒涼獨掩門。故人車馬過相存。長安此去無千
里。濁酒何妨盡一尊。共說淵源非曩日。好披肝膽奉
明恩。不辭妄竊仁人號。執手臨岐敢贈言。

送謝周輔入廣

夫君壯節與奇謀。屈首微官世所羞。攬轡未妨聊矍
鑠。賦詩直爲寫離憂。蒼茫嶺海三年別。珍重親朋幾
日留。滿意分携一盃酒。登山臨水不能休。

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
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
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登定王臺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
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登祝融峰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
雲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翛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裏。泉溜隔窗聲。
楮衲今如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暖。聊得話平生。
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

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峰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邊臺。
濁酒團欒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醕寄餘哀。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絕頂來還晚。寒窻睡達明。連床渺歸思。三宿悵餘情。
雲合山無路。風回雪有聲。嶽祇珍重意。只此是將迎。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
渡口客舍稍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
因錄而和之

鼎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
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道閒厭苦泥。淖思亟還家。安坐講習用。擇之
韻呈二賢友

安仁曉行

夙駕安仁道。行行得自娛。荒山圍野闊。遠樹出林孤。

景晦長煙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懷往路。極日向平蕪。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喜而成詩

斜月夜窻白。肅霜朝氣清。長塗披素錦。寒霧湧金鉦。
已作三冬雨。何妨十日晴。天公且相念。莫遣暮雲生。

再用前韻

久陰冬竟暖。欲霽氣先清。田舍占煙火。軍家候鼓鉦。
風霜千里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

次韻擇之章巖

驅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應六鰲戴。跡是五丁劂。

泉脈流青潤。林梢擁碧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次韻別林擇之

暫時相別不須悲。楚調淒涼政爾爲。幾曲清溪足相
送。一天明月豈曾離。上堂嘉慶多爲問。緣道風光少
賦詩。更謝同袍二三子。夜來幽夢滿春池。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

得歸字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
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

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祇合從今老翠微。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謠。連天飛不斷。著地暖還銷。
未掩高人戶。難齊衲子腰。稍開銀世界。漸長玉枝條。
興盡愁烟艇。行迷認野橋。酒腸渾欲凍。吟筆爲誰搖。
殘臘成三白。餘寒又一朝。香隨梅蘂落。輕伴柳花飄。
神女羞捐珮。鮫人敢獻綃。東皇應好事。避舍亦相饒。
飲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晝寒

水邊今日共傳杯。多謝殷勤數子來。三伏炎蒸那有

此百年懷抱頓能開。雲山合匝還生霧。雪澗崩騰怒
吼雷。却恨蒼屏遮遠日。凌風直欲跨蓬萊。

雲谷合記事日效俳體戲作三詩寄季通

雲關須早築。基趾要堅牢。栽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
乘春移菌菴。帶雪覓蕭椽。謂杉徑也。更向關門外。疏泉斬
亂蒿。

堂成今六載。上雨復旁風。逐急添萌蓋。連忙畢土功。

謂柱下貼磚。桂林何日秀。蘭徑幾時通。并築雙臺子。東山

接水筒。

莊舍宜先立。山楹却漸營。泉疏藥圃潤。堰起石池清。
早印荒田契。仍標別戶名。想應頻檢校。祇恐欠方兄。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奉酬呈諸兄

友

游子思親久聚糧。不堪官裏簿書忙。平生况少鷹鷂
意。此日尤慙時世粧。臘雪未消歡奉檄。春風初轉喜
還鄉。上堂嘉慶從容問。一酌何妨累十觴。

彥集兄再適臨汀惠顧蓬華賦詩留別眷予

良勤次韻祖行言不盡意

賸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
壯。親膝頻違淚欲橫。簿領不嫌春筍束。廉聲要比玉
壺清。枉車投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圭父爲彥集置酒白蓮沼上彥集有詩因次
其韻呈坐上諸友

大阮歸來客滿堂。更移芳席近回塘。共憐的皜水花
淨。并倚離披風蓋涼。銀筆看題青玉案。佳人悵望碧
雲鄉。此情此景真愁絕。病著無因爲舉觴。

次韻題平父兄重建一枝堂

畫戟朱門枕碧山。貂蟬元自出儒冠。更餘此日林間
樂。遠繼當年膝下歡。命駕賓朋千里近。放懷琴酒百
憂寬。遺編却好傳孫子。莫遣因循學宴安。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
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
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寄雲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埃猶俗累。烟雨負巖耕。

多謝空門侶。能同物外情。肯來分半壑。聊爾度平生。
少待清秋日。閒尋遠嶽盟。不知誰是客。一笑絕塵纓。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

觀。題名未許續遺編。

請為洞主。不報。

青雲白石聊同趣。

謂西澗劉

公。霽月光風更別傳。

謂濂溪夫子。

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

莫苦羨騰騫。

送四十叔父

吾家從昔號清門。叔父於今道更尊。客路艱難空自

惜。遺經終始向誰論。獨尋雲嶠逢孤姪。共愛春江接
故園。細說刈葵休放手。此來真不為盤飧。

和張彥輔初到南康之句

十年不共賦陽春。正有胸中萬斛塵。失喜清詩還入
手。細看佳句轉驚人。知公近覺青山好。顧我頻嗟白
髮新。肯過寒齋共尊酒。向來心事請深陳。

次張彥輔西原之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壁。繚徑上層巔。
檻閣吞江浪。窻虛響谷泉。丹經閒自讀。不為學神仙。

次張彥輔卧龍之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
客寄詩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峴首。爲我說隆中。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之作

夜來春雪遍林丘。却喜風威曉便收。好土籃輿閒縱
目。莫將衲被苦蒙頭。微官正愧逍遙社。勝日猶堪汗
漫遊。欲出林關戀瑤草。不妨尊酒更淹留。

贈于盛二生

昔日豐城劍。寒光射斗牛。江山餘秀傑。人物尚風流。

二妙今安匹。孤帆各倦游。還家問師友。折節慕前修。

和戴主簿韻

平生本自好樓居。况接高人永晝餘。共喜江山入尊
俎。從教幕府省文書。感君肯出新詩句。恨我終思舊
草廬。擬借韋編訂龍馬。免推納甲話蟾蜍。
戴嘗有麻衣易說。自以爲得之。異人云。

游密菴分韻賦詩得清字

誤落塵中歲序驚。歸來猶幸此身輕。便將舊友尋山
去。更喜新詩取意成。暖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

勝清箇中有趣無人會。琴罷尊空月四更。

遊密菴得空字

欲覓仙洲路。須乘萬里風。飲泉雲出岫。卧嶺月流空。
永夜渾無寐。悲歌莫與同。起來殘樹影。清絕小樓東。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先生

閒將歲月老烟汀。更遣詩情到杳冥。遊子故應悲舊
國。壯懷那肯泣新亭。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
汗青。但見潮生與潮落。不知沈醉又還醒。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酬西

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二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迎國
老。更傳佳句走郵童。閒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
觥空。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芰荷方永
日。轉頭禾黍便西風。湖光盡處天空闊。潮信來時海
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年豐。

伏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不
勝慰幸已次高韻并餞其行而再賦此章以

見區區瞻仰之意繕錄拜呈伏乞采覽二首
歸來寂寞卧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綠野遙聞花欲
語。赤書還喜雁來賓。閒中有句人爭誦。妙處無心物
自春。行馬不因吾輩設。胸奇猶得話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人誇迹已風塵
外。誰道心遊日月邊。未許前賢專晚節。更將餘事發
春妍。君王若要詢黃髮。便好臨雍促肆筵。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真率之約徘徊石馬晚
集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卽初心。
社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真惜日。畢景共披襟。
儉德尊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
是日約後會
爲仙洲之遊。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
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嘆無以自見區區感
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冒瀆威尊下情
恐悚之至

望斷鈞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况蒙一字榮褒

袞便覺千峰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奴心事只
風雩。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一壺。舊弼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某近嘗夢公趣名枉臨。止飲留宿。翼日登車。手取几閒活人書一帙以行。意者公當再施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乎。李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枯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稽古力。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歲歡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愠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爲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秋清。未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闢氛氣。草木斂華英。易斷愁人夢。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子。萬感不關情。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詩而
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某幸以卜
鄰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一笑

適親德範仰循循。遽喜名章肆筆成。賸說臺高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源徹

底清更共鄰翁閒指點。千峰環合水無聲。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峰無數列窻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疎千箇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謬。憊卧西窻日滿川。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某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

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己。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秦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哀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

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
手疏攄丹悃。衡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異令亟風揚。
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蹠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
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問寵
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高韻少見
謝誠伏幸笑鑑

一氣無私物自槃。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老夫

號。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閒養病。年豐何幸且
偷安。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釣灘。

賈生鵬賦。大鈞播物。

史記作大專槃物。索隱云。專讀作鈞。槃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
之復賦一首

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
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

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涸灘。

湯昆灘。建隆反。庚申。

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願語某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

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盡然感涕云。

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
坐閒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餘次韻為
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斑斑半吐黃。泝中又報紫萸香。輞川有茱萸。泝字與泝同。裝

成令節秋還晚。撩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乖勝踐。

沾衣却免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圍。屬予有故不果出。因集予舍。餘年只

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

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

袁絲。病餘我更無繆賴。勉為同懷一賦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

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彊。子服乃命更為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嘆久之。

絕句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閒。萬里故園今夜

永遙知風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問消息。不應憔悴損年芳。

小盈道中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閉門深。

兼山閣雨中

兩山相接雨冥冥。四牖東西萬木清。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爲蒼生未敢休。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

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聖賢事業理難同。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儻容思勉議成功。

示四弟

務學修身要及时。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遊蕩。愁殺堂前老古錐。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七日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

此自此後係南嶽唱酬。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笑。急雪無端更滿襟。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聲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頑似汝。不須持向我儂誇。

夜宿方廣聞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賦詩

因次其韻

拈椎豎拂事非真。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麼虛空打筋斗。思君辜負百年身。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峰。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

處。欲盡餘暉怯晚風。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

自此後係東歸亂藁。

筍輿隨望入寒烟。每誦君詩輒黯然。今夜定知連榻夢。一時飛墮錫山前。

竹輿傲兀聽嘔啞。合眼歸心已到家。遊子土堂慈母笑。豈知行李尚天涯。

馬上贈林擇之

與君歸思渺悠哉。馬上看山首共回。認取山中奇絕處。他年無事要重來。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絕

貪生莖豆不知羞。靦面重來躡俊遊。莫向清流浣衣
袂。恐君衣袂浣清流。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
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

伯崇

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煩君屬和增危
惕。虎尾春冰寄此生。

二十七日過毛山舖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

女洞在山絕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為耳因

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是郵童解端
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臨江買舟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
水。長歌一日到洪州。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薌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凌風三十
里。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日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東路
永。祇應西望轉悠悠。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烟漠漠水漫漫。人家斷岸斜陽
好。客子中流薄暮寒。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王嘉叟韻
火風吹散旱天雲。膚寸空餘翰墨新。拭淚相看渺今

古。堂堂那復有斯人。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聞往時延閣公
拜疏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阜囊空。十年殄瘁無窮
恨。歎息今人少古風。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江頭四望遠峰稠。江水中閒自在流。並岸東行三百
里。水源窮處卽吾州。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幾月高堂闕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誦君兩疊思親句。也信從來取友端。行盡江湘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閒。明朝漸喜登閩嶺。澗水分流響珮環。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刹刹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

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和喜雨二絕

雨師誰遣送餘春。珍重天公惠我民。且看歡顏垂白叟。莫愁頰頰踏青人。

黃昏一雨到天明。夢裏豐年有頌聲。起望平疇烟草綠。只今投筆事農耕。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羣心。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祇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篋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櫂歌閒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爲誰容。道人不復荒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毵毵。金鷄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閒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

落。猿鳥不驚春意閒。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
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巖下水滌洄。莫言此處無佳
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
路。除是人閒別有天。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
兩絕爲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簑九曲灘。晚來閒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
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
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如此因題其
上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
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詩餘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鷗夷子。散髮弄扁舟。鷗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又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

徑須醉。無事莫關情。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煉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開瑤席。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烟樹綠。方瞳好暎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菩薩蠻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繁陰綠酒尊。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又次圭父回文韻

暮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念奴嬌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絕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冰雪。應笑俗李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閒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綠陰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

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說人間憂喜。身老心閒益壯。形癯道勝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鷓鴣天江檻詞

暮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祇今畫閣臨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簑短笠任陰晴。鳴橈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奇絕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醿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叢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
玉節。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
載。映黃流清徹。

隲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携壺結客何處。空翠眇烟
霏。塵世難逢一笑。况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
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酪酏。莫相違。人生
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
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
然。風月從今別一川。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幕
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日斷晴空鴈字連。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象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

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象自儆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先烈之餘矩。惟聞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

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太丘長。修德清靜。

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棄官而歸。閒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謙。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為魏司空。既至。荀

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

亦小。坐著膝前。

荀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苑。

康曰。昔高陽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立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徵拜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彧。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為取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為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彧諫止之。遂為所害。彧亦作郁。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五百里賢人聚。

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敝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與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峰對起。麗澤潛滋。僂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幘柴車。策紀前衛。杖藜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

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髣髴兩稚。亦寘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迹。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

獨槩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儆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豪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戲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某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爛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爲之銘。新安朱某掇其遺意。復爲作此。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豪。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外復四想公休建流麻四知縣

外官部奏中川百里一亦其中

血具事

四飲飲公曰其清中其其其其其其

青字給

外復四想公休建流麻四知縣



